



三毛傳

冷颺
著

汕頭大學出版社

三毛傳

冷颺
著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毛传 / 冷颺著. -- 汕头 :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658-2920-8

I. ①三… II. ①冷… III. ①三毛 (1943-1991)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4296 号

三毛传

SANMAOZHUAN

著 者: 冷 颺

责任编辑: 宋倩倩

责任技编: 黄东生

封面设计: 李四月 秋秋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243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 515063

电 话: 0754-82904613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198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ISBN 978-7-5658-2920-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序言

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

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激情的你的心语

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

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陈懋平——陈平——妹妹——Echo——撒哈拉之心——哈娃——平儿——小沙女……

这一个个名字，一声声呼唤，都是为她一个人，一个被人们仅仅看作是名作家三毛的人，一个容易被别人忽略了其他身份的人。

提到三毛，很多人也许会将她与“疯癫”划归一隅，但历来文人之“疯”，皆因“痴执”而生。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同样是“不愿鞠躬车马前”，才子唐伯虎只求如桃花仙人一般“老死花酒间”，而三毛选择了一次又一次的出走。

终其一生，她寻找的不过是拣尽寒枝后得以栖息的沙洲岸，最后却只能带着无法消解的寂寞，将万水千山走遍。

她有很多名字，很多称呼，但她在人世间只扮演过一个角色，那便是自己。她真诚到使人惭愧，直率到令人心惊，坚强到惹

人心痛，又执拗到引人叹息。

敏感，成为三毛一生的特质，这既是她运笔如痴的生动源泉，亦是裹挟着她脱离安宁的冰冷漩涡。夜深人静，寂寞的深渊张开眼，三毛夜夜与它对视，忍着被吞噬的惊惧，怀着向往明媚的坚强。

小时候受的伤，长大便会慢慢愈合，虽不痊愈，但疤痕护住了伤口，总是安然；长大后受的伤，却是死一次也无力结疤。荷西的故去带走了三毛，那个从雨季里哀伤着走来、被热情的沙漠拥抱、在巨浪的海滩漫步的三毛，从此不再，就如她自己所写：“死了的，是我们”。

后来，她也是活着的，会笑会哭，会吃会说，会开车，会写文章。那个她出版了许多书，进行了好多次演讲，走过了很多个地方，以荷西未亡人的身份，以陈家二女儿的身份，以作家三毛的身份，唯独不是以她自己的身份。她，再也不是那个会疯、会大笑、会顽皮的她。

她那有趣而生机盎然的灵魂早已抽离，一半流亡沙漠，一半迎风向海，磨洗回忆，祭奠岁月。偶尔回来，也会支撑着疾病缠尽的身体，写一篇文章，说给自己听，说她知道，自己死在那个皓月当空的中秋节；说她们了然，她们都害怕海上的秋月，她们一样死去活来。

后来，守在父母身边的她，已是失了魂，却又在金陵与苏杭的返乡之路上吸取新的魂——那是顽石开悟的魂，雪岸拜别的魂，从红楼一梦中走出的梦魂。她会低吟着“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就此一去不回，微笑启程，再度流浪远方。

流浪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还有梦中的橄榄树……

目录
CONTENTS

	第一阶段 雨季不再来
3	第一章 莫道青杏小，应惜少年时
4	01 初启的人生
10	02 幼年的金陵
17	03 台湾，新的开始
25	第二章 小学时代的记忆
26	01 偷钱的滋味
32	02 好大一个兵
41	03 我的梦想
48	04 匪兵甲与沉默的约会
55	05 老师爱“魔鬼”
63	第三章 黑暗总会过去
64	01 初入中学

71	02 - 休学第一年
78	03 - 生命中的惊心
85	04 - 茫茫中的一抹红
94	05 - 恩人与老师
100	06 - 意义重大的获奖
107	第四章 大学似梦亦真实
108	01 - 国文课的“后进生”
114	02 - 早恋要趁早
120	03 - 写在你的掌心
126	04 - 最甜最苦是初恋
	第二阶段 笑看西风不识相
137	第五章 第二故乡西班牙
138	01 - 奔向未知的自由
144	02 - 会发威的东方老虎
151	03 - 西班牙的花蝴蝶
158	04 - 马德里之恋
165	第六章 跨越大洋的归程
166	01 - 自食其力方知苦
172	02 - 琐碎的苦难

179	03 - 柏林墙下倾城恋
187	04 - 台湾人在美国
194	05 - 美国一九七一
201	第七章 既非候鸟，只懂远飞
202	01 - 断肠又台湾
209	02 - 途经英国的牢狱之灾
217	03 - 好久不见，荷西
224	04 - 两个人的征程
	第三阶段 万水千山走遍
235	第八章 撒哈拉的故事
236	01 - 一片空寂的天地
244	02 - 白手成家
251	03 - 撒哈拉之心
259	04 - 小白屋与鱼
267	05 - 那年多灾亦欢乐
274	06 - 哭泣的骆驼
283	第九章 梦里花落知多少
284	01 - 另一个开始
292	02 - 加纳利群岛逍遥叹

300	03 - 离岛的沉沦
308	04 - 每一处都是流浪
317	第十章 亲爱的三毛
318	01 - 不死鸟
325	02 - 在人间
332	03 - 故园游
339	04 - 再相逢
342	后记 说给自己听
350	附录 三毛年表(含作品)

第一阶段
雨季不再来

—第一章—
莫道青杏小，
应惜少年时

01 - 初启的人生

02 - 幼年的金陵

03 - 台湾，新的开始

01 初启的人生

1943年，嘉陵江畔，陪都重庆。

3月的山城，纵然春风缭绕，但抗战形势如黎明前的黑暗，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作为国民政府总部的所在地，重庆城内歌舞升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陈嗣庆与缪进兰正等待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的降临。

陈嗣庆祖籍浙江，从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上海教书，认识了生于上海的缪进兰，并在缪进兰高中毕业后不久，与她结为夫妻。

缪进兰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师，后来辞职成为一名家庭主妇，但她并不是固守封建思想的传统女性。她与陈嗣庆同是基督教徒。高中时期她还曾经加入学校的抗日救亡协会，同时，她酷爱运动，是学校篮球队队员。

抗战爆发后，陈嗣庆与缪进兰迁到重庆居住。在重庆，陈嗣庆依旧以法律为业，维持着家庭生计。

1943年3月26日，重庆黄角桤，陈嗣庆与缪进兰的第二

个女儿出生了。

那个年代的黄角榭流传着一首民谣，内容是“黄角榭，黄角榭，黄角榭下有个家。生个儿子会打仗，生个女儿写文章”。

也许这首民谣的由来，只是居民在夸赞自己的家园，因为陈嗣庆家的儿子并没有像歌谣里唱的那样“会打仗”。但他们在1943年3月诞下的这个二女儿，却应验了这首民谣。她不仅“写文章”，而且还很会写文章。她留下的文字感动了几代人，召唤着无数渴望自由的灵魂与她一起踏上追梦的不羁道路。

在家人和亲朋眼中，她是陈平，也是陈懋平，但在文坛上，在读者心里，她只有一个名字，她叫三毛，流浪的三毛。

陈嗣庆之所以为女儿取名陈懋平，是因为“‘懋’是家谱上属于她那一代的排行，‘平’是因为她出生那年正值烽火连天，作为父亲的我期望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战争”。

每一家的老二，都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也许因为夹在中间，总感到不被重视，如同三毛所说：“老二就像夹心饼干，父母看见的总是上下那两块，夹在中间的其实可口，但是不容易受注意，所以常常会蹦出来捣蛋，以求关爱。”

在三毛的文字里，不止一次提到日本童话《河童》，也不止一次流露出对那个童话世界的向往。故事里，每个孩子出生前，母亲都会问孩子是否愿意出生。如果孩子不愿意，他（她）就

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也许在三毛心里，对自己的出生与存在是抗拒的。不知何时开始，她已经像哲学家一样，不断地思考着母亲为什么要生下她，为什么要在纷乱的时代，强行将她带进这个冰冷的世界。她用超乎常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存在的价值，并不断地拷问自己活着的意义。在其他孩童不知忧虑的年纪，她已经开始探索生命的意义了。

每个家庭中的两代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和尺度。在父亲的叙述中，三毛一直都向父母抱怨自己备受冷落，是在挣扎中成长的。但陈嗣庆并不认同，他认为自己对二女儿的关注并不比其他子女少。

父亲眼中的三毛是独立的，她有些孤僻，甚至有些怪异，但依旧是他的女儿，至亲至爱的骨血。在他的回忆里，“三毛小时候很独立，也很冷淡，她不玩任何女孩子的游戏，她也不跟别的孩子玩。在她两岁时，我们在重庆的住家附近有一座荒坟，别的小孩子不敢过去，她总是去坟边玩泥巴。”

母亲在天黑时找到三毛，她正在坟头上玩泥巴。回去的路上，三毛对母亲说：“他们跟我说话了。”

母亲大惊失色，忙问三毛：“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不料三毛很镇静地抬起头答：“哦，有很多死去的人，都在

这里呢！”

三毛的举止看上去惊悚古怪，但也可以说是沉稳冷静，从小便表现得异于常人。在那个年月，陪都的太平只是表面繁华。九州烽烟，人心不安。动荡的时局，报刊的宣传，街坊巷里的闲谈，扰动着人们的情绪，即使是不懂政事的孩童，也会在大人的对话中感受到沉重与压抑。于是，年幼而敏感是三毛选择了远离和逃避。

在坟地，她找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安宁与祥和。那里也许有阴风低语、乌鸦哀啼，但那股异样的情绪绝不只是恐惧那么简单。在难以言说的复杂感受里，还夹杂着一丝好奇与疑问，以及对生死的思索。

世上再没有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

在三毛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并不可怕。他们静静地躺在尘土之下，百载过后也会化为尘土，而灵魂却不会湮灭。也许，那些亡者的灵魂就萦绕在墓碑上，默默地看着她，悄悄地陪伴她，在乱世一隅，度过宁静的时光。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三毛感到灵魂是一种温暖的存在。纵然后来漂泊异乡，即便童年往事慢慢模糊，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与灵魂的亲密感却一直伴随着她，为其抵御伤害，为其驱散